

## 无限风光在险峰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063038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063038>.

Rating:	<a href="#">Not Rated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彪郊, 崇应彪/殷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崇应彪, 殷郊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13 Words: 14,626 Chapters: 1/1

## 无限风光在险峰

by [黑迦西 \(Higashi\\_Ri\)](#)

### Summary

假如崇应彪死后穿越回到故事的起点，他打算做的不只有改变生死那么简单。

### Notes

男婴被取名为崇应彪，便是二十四年后为诸君所熟知的北地新主。武王登基后，旧都以北的莽莽大地皆为崇公所治之土，天子麾下六军，崇公领三军镇守北方，济世安民，为周王室昌盛立下汗马功劳。

### 第一章 五珠琴穗

崇侯虎近来多梦，奉王命东征凯旋，返崇路上，常梦到自己提剑斩蛇。

那母蛇足有鼎器粗，白身碧眼，吐息腥辣，崇侯虎举剑划破蛇腹，一颗蛇卵滑出。崇侯虎看着尾指粗细的小蛇破卵而出，沿着长剑爬向崇侯虎肩头。

崇侯虎频频惊醒，日西沉，天欲雨。

他问随行马夫：“可方便夜行？”

马夫答：“恐怕有雨，可在前方石庙稍作歇息。”

夜宿野庙，崇侯虎梦正酣时忽然醒来，手脚动弹不得，浑身有千斤重，但耳清目明，看得见三名妙龄少女正围着他耳语。

三女形貌各异：白衫女绾双髻，手中持灯；青衣女似是年纪最小的，见崇侯虎醒来，以衣袖遮面凑在姊妹耳旁低语；最年长者戴朱缨着红袍，正探查崇侯虎颈上伤口。

崇侯虎略有惊疑，青衫女先发话：“姐姐心善，为崇侯祛蛇毒，崇侯莫惊慌。”

白衫女将灯火移近，照亮崇侯虎的脸。崇侯虎细看，只见灯座上空无一物，却自有光明照耀，当下就明白此情景亦真亦幻，或许身在梦中。

白衫女道：“雨前蛇虫出洞，夜宿还要当心。”

崇侯虎问：“最近倒是常梦到一抱子母蛇，不知此梦作何解？”

他将近日所梦悉数道来，红衫女答：

“是贵子降生的吉兆。然而有人生来报恩，有人生来含怨。剖腹取卵，此梦凶险，多半是怨大过恩的。”

崇侯虎只思索片刻，就追问她们：“此子，到底可不可留？”

三姐妹闻言，一番窃窃私语后，白衫女闭目观想，说道：

“作为凡人而活，前路是延寿百年乐享天伦的通途。亦能列同鬼神，但要先自毁道德，寡廉鲜耻。无论哪条路，必有一名至亲之人在他手中丧命。此子报恩还是报怨，做人还是成神，全在他要怎么选。”

说完，白衫女吹灭光明，崇侯虎浑身便挣脱束缚，忽然能够动弹了。他再起身去寻三姐妹，到处也不见她们身影。崇侯虎摸脖子，果然有两孔蛇咬的伤口，但不流血也不痛痒。

天明后，崇侯虎拨开丛生杂草，看到破损石碑上刻云霄仙、琼霄仙、碧霄仙的字样。

庙外冷雨淅沥，是初春后的第一场雨。他次日返回崇城，得知儿子早就降生的消息，孩子的母亲已经撒手人寰。

崇侯虎正室所出的长子，名叫崇应奎，嚷着要和父亲同去看新生子，被崇侯虎喝止。

崇侯虎在一片压抑的啜泣声中，抱起婴儿端详。男婴皮肤皱红，湿润的眼眶里，一对漆黑瞳仁盯着崇侯虎，越看越是有凶险之相的恶胎。他母亲的遗体还未来得及下葬，院中焚香遮掩尸臭。

崇侯虎将男婴放在地上，忽地拔剑，把奶娘吓得直直地跪下来。男婴竟也不哭，崇侯虎举剑半晌，终究没有劈下去。

罢了，罢了，看这孽子自己的造化吧。

男婴被取名为崇应彪，便是二十四年后为诸君所熟知的北地新主。武王登基后，旧都以北的莽莽大地皆为崇公所治之土，天子麾下六军，崇公领三军镇守北方，济世安民，为周王室昌盛立下汗马功劳。

若说这和某些流传的故事有迥异之处，不过是阴阳交错时，总有人执念深重，才在世间的因果纠缠中为自己寻出新的生存之道。

且说回崇城这父子兄弟三人，寒来暑往，崇应彪到了学习骑射的年纪。

崇应奎比弟弟年长两岁，自幼争强好胜，不甘人下，其母是崇侯虎所娶正室，更是因此骄横跋扈，借由身份上的悬殊，不把崇应彪放眼里。

其实另有一层缘由，使崇应奎更加不喜欢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。崇应彪虽然年幼，但已经显现出同龄人不具备的心性，那是从眼神里就能看出来的东西。

乳娘说，崇应彪周岁后从未哭闹，一岁能吐字清晰连词成句，五岁竟能指点门客剑招剑式。见者都称赞崇应彪是奇才，眼见之物过目不忘，所学之物触类旁通。

连一向冷言相待的亲父崇侯虎，也会暗自琢磨崇应彪的作为，脸色时而凝重，时而舒展，旁的人猜不透崇侯虎是何感想，总之是喜忧参半色。

崇应奎和别人想的又不一样，他认为弟弟是阴森的鬼，是不可教化的恶童。那张稚嫩的脸上永远阴晴难辨，过早的成熟使他的眼神诡秘莫测，像是时刻都在谋划和设防。

真正叫崇应奎害怕的事才刚刚发生。

崇应彪十四岁这年，父亲叫两兄弟去练习骑射。崇应奎动坏心眼，在马具上做手脚，害弟弟摔下马。好在崇应彪似乎早有防备，并无大碍。只是脸皮被碎石划伤，火辣辣地痛。

崇应奎嘲他：“最近总见你抱着玉料雕来挖去，怎么，打算做玉匠？也别生疏了武艺，浪费父亲苦心栽培。”

崇应彪修缮马具，也不恼怒，只问他哥哥：“现在什么时节？”

崇应奎愕然，愣愣地回话：“孟秋刚过。”

“我问你，如果父亲只能带你我中的一人去朝歌，你会不会和我争？”

崇应奎大笑，说：“我是哥哥，又是嫡子，哪有带你去御前抛头露面的道理。”

风吹草低，落霞西垂，崇应彪眺望向南边，似乎期待着什么事情的到来。

他把一把弓抛给兄长，自己也背弓上马，挥臂指向场中草靶，说：

“好！我不与你比其他技艺，就比你最得意的。十圈下来看谁中靶最准，最多。你若是输给我，明日我便自请随父亲前去朝歌，你不许再节外生枝。”

崇应奎尚未来得及细听，什么去朝歌，何时去朝歌？我长这么大都没去过。

他以为兄弟在胡言乱语，志在必得要杀这小子的威风。前九圈皆是崇应奎领先，命中靶心七箭，外环两箭，无脱靶。崇应彪靶心五箭，外环三箭，脱靶一箭。

崇应奎射出最后一支正中靶心，即刻勒马欢声高喊：“看来是你无缘朝歌！”

话音刚落，崇应彪一矢在前，余三矢离弦破空，直追其后，只听崩裂声惊起鸟雀，四矢连珠将靶心射穿。

“是我赢了。”

崇应奎惊魂未定，他透过那破靶的孔洞看到他弟弟的眼睛，绝对不是这年纪的孩子应有的眼神。

第二天王城的使臣果然来请崇侯虎，讲是有喜事成双。

其一，临近王孙诞辰和祖宗祭礼，同日举行。其二，东征夷方大捷，犒赏各路诸侯，朝歌设宴三日不绝。

崇应奎在一旁听完，吓得半晌无话。

崇应彪的上辈子，遥远已逝的同个时刻，他错失第一次去朝歌见殷郊的机会。

正是在这场骑射练习中，兄长想让他出丑，结果失了分寸，致使他从马上跌落时伤到双腿，需卧床静养。

他不知道在错过的短短几日内，其他诸侯的孩子们是不是已经和殷郊做了朋友，他们是不是已经对彼此知根知底。

王孙或许会在入梦前和母亲讲，今日结识许多新的兄弟，来自天南海北，他们有的骁勇多谋，有的出口成章，我已经牢记住他们的样貌和姓名……而这之中唯独缺了崇应彪三个字。

他曾希望能在很早的年纪被殷郊记住，就像当时与其他伯侯之子觐见，王孙第一声就喊出的名字，那种期待和热烈，仿佛他们从娘胎出来前就认识。

他在沉默中算着日子，懒得与那好事兄长起争端，手心的玉料在日复一日的打磨和凿刻下渐渐成型，最终制成五颗琴轸，又将其余玉珠尾端凿孔，穿上碧青轸穗。

崇应彪整日把琴穗和琴轸握在手中端详，等着这一天再次到来。

他请求父亲带他一起，兄长随便搪塞借口不愿同去，这桩事就算成了。

到朝歌那天，曾经在朝歌为质子的八年风雨路历历在目，充满遗憾的往事已经随崇应彪的身死，变成不堪追忆的虚影。

王室亲卫银甲照日，长枪宝剑铿锵有声，威风的迎队礼未能引起这北崇男童的半点惊叹和好奇，崇应彪对此司空见惯。

入夜，接风洗尘宴上。

质子营的旧相识们俱在，唯独不见殷郊。崇应彪随便找了个借口从宴席上脱身，却有人也跟着他出来。

少年姬发喊住他：“崇侯之子留步。”

崇应彪叹气，停住，等姬发追上来。

“我来朝歌之前，哥哥就告诉我，听闻北伯侯的儿子是天地奇才。今日有幸见到了！”

“对，你哥没说错。”

崇应彪说完要走，姬发跟在后面，两人离龙德殿越来越远。

“如果日后能再相见，我想与你好好较量。我不曾有一天懈怠练习，为的就是能在王城有用武之地，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”

“好，祝你实现抱负。”

崇应彪脚步不停，姬发察觉他心不在焉，问：“你在找什么，我帮你。”

行至暗处，丝绦遮拂，园中虫鸣此起彼伏。崇应彪熟知地形，此时已经很接近东宫，只是他感到烦躁异常。如果可以，他想断绝别人在他之前见到殷郊的可能。

崇应彪刹住脚步，姬发险些撞上他。

“姬发，我姑且答应你。但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”

姬发没接话，目光越过崇应彪，盯着他身后。黑暗中有佩环碰撞，发出涧水穿石声。

自高墙阴影中一人施施前来，衣袍云纹与蛇纹勾连嵌绣，面容姣丽，神姿照人。

那正是殷郊的母亲，殷寿的妻子，姜氏。

姜氏问询二人为何不在龙德殿，崇应彪拜过姜娘娘，便说自己头回饮酒忘情，一时间没把握酒量，只觉得脸上伤口奇痒无比，又不想在龙德殿前失态，才自行出来等酒意消散。

姜氏把崇应彪拉到有光处，果然见这孩子面颊有新伤，饮酒后好端端的脸上就呈现一片洵红色。

姜氏拉着崇应彪的手说：“我宫中有缓痛祛红的伤药，你随我来吧。”

说罢，瞧见施着跪礼还未起身的姬发，问他：

“那边的小公子可愿意同去？”

姬发抬头，崇应彪在姜娘娘身后，月光穿透花窗，照亮崇应彪的半张脸，不似有善意。

姬发谢过姜氏，只说父亲还在龙德殿等他，没再跟上去。

宫中燃灯数盏，异香飘绕，中庭摆放一张伏羲五弦琴。皇亲女眷的居所说到底不是他适合进出的，他在中庭踱步。

偶尔听得见内室传来咳声，头顶桂树随之抖落几点乳黄的香花，崇应彪接住，放在鼻尖闻了闻。

姜氏取药回来，说：“郊儿染风寒在屋里休养，就不请你进去了。他自己的诞辰，却不能与你们同乐，还怕扫大家的兴。”

药膏青绿透明，姜氏食指剜药，在指腹间揉开化软，擦在崇应彪伤处。

崇应彪望着内室的窗，小小的人影似乎卧在榻上，咳嗽剧烈时影子也抖得厉害。

姜氏说：“早听说你是北崇的少年英雄。”

崇应彪大窘，忙解释：

“没有功业傍身，哪敢称英雄，只是识字比别人早些，手脚不笨拙，使得武艺自保罢了。”

姜氏往崇应彪伤口上徐徐吹两口气，裹着药膏凉丝丝的，肿痛の异感顿时消失。

她说：“以后须得留神，有伤不宜饮酒。等你成人，离家在外也得照顾自己。”

“姜娘娘……”

崇应彪想到眼前的为人母者，数年后却是那番惨状，心中难过，讲话的声调蒙上湿润沉闷的鼻音。

“我少不经事独身出来闯荡，只想世上能有我一片立足之地。以我卑微的德行才能，能护身边人周全，已经是不可奢求的心愿。如果能成全我这愿望，今后的人生事是我心甘情愿承担的责任，诚心可鉴，不改不移。”

姜氏听着，眼神复杂，暗暗地在月下把少年的面貌看个仔细，记在心里。

她说：“这不正是纬武经文的好儿郎吗。”

崇应彪告别姜氏前，从怀中掏出云山含翠的五珠琴穗，作为以他自己名义献给王孙的贺礼。虽不比各路诸侯所赠的奇珍异宝价值连城，但配那张伏羲琴，如凤翎垂枝，吉鸟衔月，流美无限。

姜氏将琴穗与琴轸收入袖中，送别崇应彪：

“郊儿抚琴，定能天天看到它的。”

## 第二章 帝女遗音

都言祸福相依，崇应彪的前一生常怨恨父亲将自己送入质子营。他不是恋家的人，对父兄更谈不上难舍难分，只是他和崇侯虎一样明白质子身份的真正用途。

遥想前尘，使臣造访时他哥哥崇应奎欢欣雀跃，认定去朝歌后便是整个北崇的脸面，将来有功盖天下的无量前途。父亲最器重他，他不去又能是谁？难道还能是那个妾室所出、资质平平的崇应彪？

而崇应彪甚至没有做选择的机会，他伴门客行猎归来，崇侯虎便叫他收拾准备，等天亮随使臣去朝歌。

崇应奎跪在一旁，哭得满面通红，恶狠狠地瞪着他弟弟。

“崇应彪，本该是我！”崇应奎说着要扑过来。

崇侯虎一脚踹开长子，怒斥道：“混蛋，不谙事体的蠢货。”

崇应彪见这父子一怒一妒，佯打作态，已经是了然于心。他跪下领命，也是认命，从此开启在朝歌的八年腥风血雨。

若说是福，杀父求荣，视人命如草芥，曾经的质子营崇将军该当天诛地灭。

若说是祸，现在要他崇应彪再重新选一次，还是会选择南赴朝歌。

正像他同姜氏话中藏话，他的心愿就在那里，生也为此，死也为此。

崇应彪本想，此生正好就遂他父亲的意，耐心等着王城召命，欣然前往朝歌，省去无谓的挣扎苦痛，这一切水到渠成。

然而距离上次去朝歌已经过去两年时间，未曾有选质子入营的消息来报。

反倒是两年前，哥哥崇应奎突然离家，问其事由，说是要去跟随叔父崇黑虎修行截教。

崇应彪细想可疑，差人去向堂兄弟崇应鸾探听，果不其然，他从未见过崇应奎。

崇应彪前去与父亲对质，这才得知，两年前殷寿的密使就管崇侯虎要人，要的是那个三岁通识典籍，五岁出剑成招的孩子。

崇侯虎陷入两难，想起琼霄女仙的警言，行善作恶皆在一念之差，崇应彪资质非同寻常，本又亲缘淡薄。要是往后跟了殿下，日后会变成将门贵子还是身后患，都不在他崇侯虎掌

控之中。他便把崇应奎送入朝歌为质子，留崇应彪在身边，瞒天过海，就当无此事发生。

崇侯虎面无愧色，说：“王城险恶，你哥哥比你应对得来。”

崇应彪哑然，觉得可笑。您是怕王城险恶，还是我险恶？

两年了，那五珠琴穗当真被他系在琴上了吗？他现在仍是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吧。

崇应彪抢走崇侯虎的金令，星夜兼程。此路异常艰辛，踏雪涉水，风云俱怒。

等抵达朝歌时，王城校场正举行着质子营的新军较武。

营中皆是殿下训练出的少年翘楚，较武胜出者将得到殿下亲赐的鬼侯宝剑。

鬼侯剑可谓千金不换的神兵利器，原是八百诸侯之首姜桓楚的佩剑。

后来姜娘娘生下成汤新的血脉，王孙殷郊备受恩宠，王上赐玉座青铜麒麟兽，太子赐东海鬼眼夜明珠，姜娘娘赐九凤吞霞伏羲琴，姜桓楚则以鬼侯剑相赠。

质子旅八百俊杰，如今王孙自愿献出鬼侯剑嘉勉勇武，砥砺德行。此举一出，得殷寿称赞有加，军中顿时激昂慷慨，奋勇争先。

校场雪旗招展，四野望尽。

质子旅主帅殷寿与姜娘娘、殷郊高坐看台。

八百质子军分四阵，各阵择优，选出八人进行比试。每两人较量前，可将一种对方擅长的兵器扣押场外，只准使用场内武器。旨在削长补短，取各自均衡水准。

层层比试下来，崇应奎对阵上苏全孝，崇应奎单手持齐眉棍，若使出白猿棍法，前攻后防，崩点迅疾如雨雪齐落，疏密相交，劈面而来处处击中要害，对付苏全孝那憨头小子是绰绰有余。然而苏全孝以软兵克长兵，将赤头擒蛇鞭使得出神入化，鞭者，以柔克刚，以退为进，末梢带有倒钩，缠绞肉身鲜血淋漓，故称“赤头”。

苏全孝上马作战，放话道：“对面的，听闻你自幼善使百兵，是真是假？”

崇应奎听他提起自己充来的威名，恼羞成怒起来：“打你就够了！”

可惜马背上软兵尽显优势，崇应奎无法近身，被打得节节败退，跌落在校场尘沙上。

他本就不稀罕那鬼侯剑，只是人人都说北伯侯送进来的儿子出类拔萃，将他捧得那么高。他也自诩比弟弟崇应彪更有天分，不愿配合父亲的谎话。

他不要鬼侯剑，只想要自己的脸面。

苏全孝还在耀武扬威，崇应奎抢过场边侍卫的弓，朝马屁股上射了一箭，马受惊，将苏全孝甩下马背。崇应奎再趁机棍击苏全孝手腕，擒蛇鞭脱手，再无反击之力，苏全孝自是败下阵来。

“已经禁了你的弓，你这是使诈！”



“只说不准用场外的兵器，没说不能拿场上其他人的兵器来用。”

苏全孝与崇应奎争辩时，那边也决出胜负。按理说最后一场应由西伯侯之子姬发与崇应奎对阵，可姬发见此情景，竟是不愿与崇应奎比。

姬发说：“与这种刁滑之辈争高低，即便赢了也没什么意思。”

崇应奎被人看轻，霎时脸红筋涨，他将齐眉棍丢在地上，扬言要退出。

场面正尴尬胶着时，人群中传出少年洪亮高喊。

“姬发，你不是说有朝一日要同我较量？我来跟你打。”

崇应彪举着北伯侯金令跃上擂台，引来不小的骚动。

有人说，来者身份不明，岂能让他乱上加乱。另有说，此人虽持北伯侯金令，但不属于质子旅，没有资格登擂台。

众人哄闹，一拨要把他赶出校场，另一拨撺掇他与姬发开打。

姬发认出崇应彪，铿然回应：“崇应彪，你来晚两年，先自罚吧！”

崇应彪畅怀大笑，看向高台，向殷寿请命。

“千岁，我兄长犯下君子大忌，有失武德。恳请千岁准我与姬发争衡，如果我输，我甘愿受擅闯校场之罚。如果我赢，我不但要鬼侯剑，还要顶替兄长留在质子旅，为千岁鞍前马后，万死不辞。”

殷寿不语，一时间也无人敢出声。只有姜氏踱步到台前，命崇应彪抬头。

姜氏只瞧一眼，就识得这才是两年前桂树下的少年郎。她凑到殷寿身旁耳语片刻，又对崇应彪说：“殿下准了。”

转而再吩咐殷郊：“郊儿，带他去选把趁手的兵器吧，他就是送你琴穗的人。”

崇应彪看着王孙从幕帘后走出，这是他与殷郊第一次见面。虽然过程波折，与他预期的道路有所偏差，但一切算是回归正轨。

殷郊把崇应彪领到整备架前，说：“你挑一个。”

崇应彪先拿起一把匕首。殷郊道：“你拿的这把匕首叫金锥，长十寸，使匕首的精要在以短乘长，刺杀和近身交战有先手之机。”

崇应彪放下金锥，又将两根梭子样的对刺把在手里。

“这是乾坤双梭，左右手各执一支，握紧圆环，拦、刺、挑、绞、扣各有出招和变换的套路。虽然是双兵，但不像双锤、双斧那样沉重。”

崇应彪摇摇头，放下：“你讲的我都懂，可是不惯手。”

殷郊笑说：“我看你身长骨轻，又不喜欢偏门招式。或许剑最合你，剑是兵中君子，所说的吹毛立断，直指高天，不是夸夸其谈。”

殷郊便抛给崇应彪一把剑。剑身两尺有余，崇应彪拿在手中转了半空，抽剑出鞘，剑脊寒芒一闪，这把通身青灰的兵器在顶端最锐利处缀有几点金光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雕琢和镶嵌。

崇应彪端详来回，不住赞叹：“它很美！”

“是很美。好剑如美人，欣赏不来它的人，也不配它。”

对面姬发选用的则是长刀，形制类无环首横刀，刀背和刀头宽厚沉重，劈砍崩斩最为雄厚狠劲，还可用截、拦、抹、带为守势，周转自若，单以一刀敌数百精英好汉也轻而易举。

崇应彪说：“我信守承诺，今日与你一战。你接好！”

说罢以第一击震开姬发，后者被逼退十步开外，立刻便心领神会渐入佳境。只见校场上，一黑一白两道身影两束利光，彼此牵引，上下纵跃，进退交击。正是：

白蛟出海乘日升，玄虎入林翻雾行。

百战金戈空绝响，龙举云兴自铮鸣。

前世，殷郊是半途才进的质子营，金生玉养的王孙虽然在东宫饱读兵书，但刚开始身体力行起来还是弱于其他。好在殷郊天资聪颖，精进神速，崇应彪不止一次看见他不合昼夜地练习，对从军征战的执着可见一斑。

姜氏的良苦用心，崇应彪也能猜出一二。殷寿其人疑心重，凡为父为君者，见不得功高盖主。

殷郊只看得到在战场上他是建功立业的臣，想不到他也是要继承父业的子。

如果他一生只做侍花弄草、弹琴赋诗的王孙，能免去不少无妄之灾。

崇应彪也正有此意。得鬼侯剑者，被质子们视作魁首，他要从殷郊手里“夺走”鬼侯剑，成为质子营一人之下的领袖。

今后殷郊就算不用踏上沙场，崇应彪也能保证，在前朝有八百质子和百地诸侯势力做他的羽翼。

他常盯着头顶的星河，恍惚回忆前世的种种。

殷郊，能把你从死的边缘拉回来，什么尝试我都可以去做。

深夜，东宫。

殷郊与崇应彪围炉煮酒，案几上摆酒器、蜜饯，一张九凤吞霞伏羲琴，一把鬼侯剑。

王孙弹琴，廊下有宫人唱和：

“瞧天宫玉阙九点星，本是神官俱无情。聚罡风以为精神，采真火以为丹心，锤不周以煅筋骨，投人间以告三清。

问仙君仙君何处去？天地万客做庸民。秋是山头一片血，冬是冰莹万里津。春来化泥哺新彩，夏有芰荷拂金庭。”

崇应彪已有醉意，他说：“两年前，我第一次来时，你在内室，我在树下。这把琴就摆在这里。”

殷郊早就将他赠送的琴穗和琴轸换上。母亲口中的崇应彪，几乎成了他两年来不停猜想描画的，故事里的人。

殷郊说：“那么多宾客，我是一位也没见着，只记住你的名字。想着，这个人自己不弹琴，却会打琴穗送我，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。”

崇应彪不自觉带笑意，拿他打趣：

“白天在校场，看你对武学倒是所知甚广，是不是读琴谱的工夫都拿去偷看百兵谱了？我这琴穗本是要投其所好，别弄巧成拙就闹笑话了。”

“看的不少，派不上用场。母亲不希望我舞刀弄枪，你也看出这非我所愿，但我还是不忍心让她担忧。我将鬼侯剑交出去，也只是为了父亲……算了，不提也罢。”

话说到半，殷郊不再继续。

崇应彪将鬼侯剑推到他面前，说：

“你若是不舍得，我还将鬼侯剑物归原主，你不要惦念这件事。”

“既然许给你了，就是你的，要回去未免太不讲理。我若是想要，会光明正大地赢回来。”

崇应彪又说：“不然，以后你叫我一声崇将军，我就把鬼侯剑借你一天。”

殷郊也不知他还剑是真话还是奉承，被哄得倒是开心，便话锋一转，揶揄起崇应彪：

“与你对阵的姬发，他的弧弓和黄钺斧才叫了得，但凡他选了其中一样，你都未必能拿着我的鬼侯剑，在我跟前口出狂言。”

崇应彪举杯饮酒，不接他话。这冤家怎么不改性的，莫非拿姬发气他是殷郊本能？

桂树含香，蟾宫照影，崇应彪从未觉得如此畅快。明日就要回质子旅去，都以为他是新兵，其实那是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。

殷郊说，要赠他一曲，作为琴穗的答谢。

相传百年前，有一隅同成汤先祖交战的小国，名为羌。

羌国公主的琴音受女娲赐福，擘托抹挑、撮滚拂历等任一指法均能生出奇效。亮采逸丽之音能使人五气通畅，伤病愈合。静美雅正之音能使人沉心固神，摒弃杂念，领悟天地灵气。

公主的哥哥戎马一生，每逢战前，她就去军中弹琴鼓舞军威。

成汤先祖灭羌一役中，她哥哥在城门前被万箭穿心，而她弹奏完最后一支破阵曲，坠下城楼与国同亡。

商人将其尸首掩埋，并将破阵曲编成谱，名谓《帝女遗音》。后人为感怀勇士，不再取其国破人亡的悲情寓意，而是颂扬其兄慷慨猛进的斗志，还有帝女宁为玉碎的傲骨。

殷郊再弹起这首破阵曲，颇有厚积薄发之态势，劈裂天河，神鬼夜哭，与方才宫人所唱的曲俨然两种天地。急如万马奔腾，缓如风翻云涌。

崇应彪眼前掠过冀州的雪，烧灼的火，殷郊御马冲锋的背影。

你母亲不想你站在刀光剑影里，可你听到了吗，布阵，入阵，破阵。何处没有刀剑，何处不藏杀意。如果真把你强留在深宫，你是不是还会怨我？

曲毕，到告别的时间。

崇应彪欲走：“我今后会常来见你，为我留几曲慢慢听吧。”

殷郊却说，今夜过后他不再碰琴。

“崇应彪，明天我会去求父亲准我进质子旅。鬼侯剑是你的，但也是我的。我不会守在东宫等你来找我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”

### 第三章 在帐中

崇应彪习惯去审视从前的痛苦，而不是逃避它。

他总梦到曾经历的可怕瞬间，掺杂些扭曲的情节，让他分不清梦境与现实。

比如他从冀州大雪中刨出冰冷僵硬的殷郊，抱在怀里怎么也暖不热；

比如他们将苏护之女团团围住，姬发不忍下手，他便向前：“让开，我来杀！”

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告奋勇，只是有个声音在他耳边叫嚣：杀了她！杀了她！

再比如重返龙德殿，他一次又一次用剑刺穿崇侯虎，崇侯虎却无法死去。

从这样的梦中醒来，他才庆幸那是上辈子的事情。每跨过一道关隘，噩梦就不再是他的心魔，生活竟然也在他眼里变得光明可爱起来。而自己现如今正享受着好时光，没什么比珍惜当下更重要。

崇应彪悠悠醒转，头顶是殷郊的军帐。帐外将士们把酒言欢，热闹非常。他慢慢地想起来，这是征讨苏护后回去的路上。

殷郊已经卸了军甲，坐在跟前往火堆里添柴。见他醒来，递给他水。

“原来崇将军酒量这么差啊。”

崇应彪打小沾酒就脸红，看起来很唬人，像是醉透，其实压根没醉。他佯装醉态，被殷郊扶进帐中，才得闲偷懒打个盹。

殷郊的卧榻铺三层兽皮，软和得他不想起身，于是侧卧着支起一条手臂，把殷郊拉到身边。

“我骗他们的。现在拿酒来，我同你还能对饮三百杯。北崇千杯不倒，你当是开玩笑？”

“我不喝了，有点累。”

崇应彪收起嬉笑，握着殷郊手腕：“想什么呢？累就躺会儿。”

殷郊也不推脱，习以为常地在崇应彪身边侧躺下，面朝着北崇男儿的胸膛。

他低声说：“总觉得不踏实。你记得那个被我们带回来的女人吗？”

“你说苏妲己。”

“叫这个名字吗？我不记得。我当时要杀她，姬发下不去手。罪臣之女未必该死，从前又不是没留过战俘活口。但她给我的感觉，不像是简单的人。你想她身单力薄，能毫发无伤逃过雪崩。见到我们兵刃相向，她还在找自己的簪子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”

崇应彪将殷郊蜷缩的手指一根一根揉开看，又将自己的五指嵌合进殷郊的指缝。

他当然知道苏妲己绝非善类，否则后来如何能逼死姜王后，以战俘的低贱身份取代王后的地位？他猜过苏妲己是苏护一手训练出来的暗探，父亲死后委身殷寿，蛰伏中伺机报灭族之仇。这样倒也说得通。

但后来殷寿像是着了此女的道，越发鬼迷心窍。怪就怪在，殷寿不像是贪享女色的人。可见苏妲己还有别的招数收揽人心，为她所用。

然而苏妲己没能死得了已成定数，殷寿要她留，没人敢再叫她走。

崇应彪劝殷郊：“今后多留心吧，反正你我现在不能动她分毫。还有，你在主帅跟前，说话别太直，多少照顾一下体面。”

殷郊在榻上踢了崇应彪一脚：“什么意思，都开始管我家的事了。”

崇应彪忙求饶：“我僭越了，我僭越了。”

帐外仍是嘈杂，其他营帐火光通明，看来这酒场还要喝上一阵子。

有人在营地四处走动，喊着：“殷郊，殷郊！人呢，继续来喝。”

崇应彪低头见殷郊已经阖眼，呼吸渐渐平缓。便说：“要不要把灯熄了让你睡。”

殷郊喃喃道：“不好吧，他们都兴头上，我这边先黑了，显得我不乐意似的。”

他的脸凑在崇应彪胸前，亮光被崇应彪遮挡得严严实实，反正也不烦扰。只是帐外那喊声越来越近，竟也毫不顾忌，直接掀开帐帘，大步流星踏进来。

崇应彪想装睡也来不及，眼皮子还没合上，姜文焕就站在门口。

殷郊倒是自在，崇应彪暗中推他，他也不管，干脆假装睡死过去，把烂摊子撂给崇应彪。

姜文焕脑子飞速转动，最终决定还是真诚点好，便指了指榻上，问：“这是殷郊啊？”

崇应彪点头：“是啊，殷郊。”

“睡着了？”

“刚睡着。要不我帮你，叫一叫？”

对方连连摆手，说着就转身离开：

“别别别，外面也喝得差不多了。”

姜文焕走后，崇应彪叹气：“还是得灭灯啊，你这营帐跟伙房一样，说进就进。”

殷郊忍着笑说：“去吧。”

营帐外男儿们围着篝火席地而坐，齐唱军歌，崇应彪还听到姬发说，敬我们共同的兄弟苏全孝。

他想起当年还因此和姬发大打出手。

场面原本和谐，崇应彪故作漫不经心的余光扫过殷郊，见他坐在兽皮上，撑着朦胧醉眼，心不在焉。

崇应彪不安分的血液就沸腾起来。他怒，不知道因什么而怒。他悲哀，又觉得此时不适合悲哀，总之喜怒哀惧怨都没由头。

豪言壮语说的太多，我杀了五十个人，我的剑槽饮饱敌人的血，我战功赫赫。然后呢？炫耀完这些心里仍是空陷一片天坑。

崇应彪把自己的空酒碗推到殷郊面前，一双烧起来的眼睛盯着殷郊，不说话。

殷郊淡淡地看他，懒洋洋地抬手把酒碗斟满，说，你是不是太醉了，崇应彪。

澄澈的酒水映着崇应彪通红的脸，他说，怎么，都是兄弟，我不配让你斟酒？

过往的他和殷郊，好像如何说、如何做都是越界，都是犯错。

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他看着炭火越烧越暗，夜已经很深，他将殷郊的头发拨到背后，用布衾盖住两个人的身体。

原来走到这一步，也并不难。

崇应彪再次醒来是后半夜，有人头发披散，跪坐在榻下，身体起起伏伏。

他迷蒙地看了会儿，才认出殷郊来。营帐外的光从背后照进来，殷郊的身体透过布料，呈现出模糊的深蓝色轮廓。他的肩膀还在以缓和的规律起落，伴着吐息，那呼吸的尾音被拉得很长。崇应彪再细听，黏稠的水声带进带出。

他喊：“殷郊？”

殷郊的身体僵住似的。崇应彪把他的右手拉上来，舔净他手指间的东西，刚在窄紧的私密处里捣弄出来的，甜腥，还有余热。殷郊胡乱玩弄，不得要领，留两腿一片湿，那个地方肿得很饱嫩，却没多少实在的快感。

“我不就在这里吗，哥哥帮你。”

崇应彪拉他上来，让他分腿坐在自己怀里。

崇应彪一下子挤进去，脑子里炸开许多虚假的画面：

他拿着剑捅进肉里，血槽里红涸涸的水流淌。他把剑举很高，说，我杀了五十个人。

殷郊从马上跳下来，握住他的剑，吻上他的嘴，说崇应彪你真是很厉害，我此生离不开你的。

崇应彪抱紧殷郊，说：“我也离不开你，没有你我会比死难受。”

杀欲和爱念怎会结合得如此紧密。他有一瞬间希望自己和殷郊都去死，活着有分离的一天，死就没有。抱着必死的意念，他每次都要进到最深处。

殷郊觉得肚子被他顶得又酸又涨，胡言乱语道，你真下流，你真下流啊。

他全然忘记自己刚刚是怎么望着崇应彪的睡脸，把手伸进身体下面的入口里自渎的。

“喜欢你就是下流。”

有红的液体从殷郊腿间流出来，崇应彪再一次看见了死。

## 第四章 戮珠刑

从冀州回到朝歌，时间忽然变得快起来，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崇应彪的脑子里像是有口巨大的钟，有人在不停敲它，提醒崇应彪：

快了，快到了，这已经是第二十个年头，不应再耽溺于爱河。

第二十年意味着什么？局势瞬息万变。先王死，新王立。祭天台劳民伤财，朝歌哀鸿遍野。四伯侯造反，龙德殿惊变。姜王后离奇之死，殷郊沦为阶下囚……这竟然都是一年间发生的事。

他们回朝歌这天是三月六，蛰虫惊而出走，大地回暖，春雷始鸣。定昏时分落雨，气温骤寒。

崇应彪留了个心眼，他把苏妲己送到殷启宫中，没有立刻离去，而是躲在墙外静听异动。听到风声、雨声、雷声、窗棂响动声。风是夜风，很急，很冷。雨是如针细雨，很密，很轻。

雷是开春第一道雷，雷动时烛光映出一条女人的影子，九条尾巴像通灵性般钻进衣袍，不见踪迹。

接着是重物坠地的声音，像成年男人的头砸在地上。

女人，狐狸，苏妲己。难怪前世殷郊发了狂般说要杀狐妖，都当他没了母亲后得失心疯。

崇应彪看着事情朝熟悉的方向发展，殷启杀大王，姬发杀殷启，齐齐保着殷寿登上王位。

问国运的时候，殷郊冲出去说要殷寿传位，崇应彪硬是没拉住，脸色绷得很紧。

他瞧见姬发和他一样，实在无可奈何，心下唯有赶紧打算，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。

不出意外，东西南北四伯侯得召来朝歌的日子更近了。

当年离开崇城前，崇应彪拿剑抵着崇侯虎脖子，抢走北伯侯金令，另让他做三件事：

其一，再入朝歌，务必提前传信，不得轻举妄动。

其二，莫议王位，莫议王位！



其三，亲率农耕，断狱廉正，顺民兴业，不使百姓积怨，否则到时高楼倒来鸟兽散，绝境更难逢生。

“我作为您儿子，从没有逼过您，也没有求过您。唯有这三件事，您不可以不做。”

他不知道崇侯虎如何看待他，剑已经架在他脖子上了，说什么都显得无力。过去二十年，现在二十年，血缘的沟壑当真不能被填平吗？

这几天崇应彪再差人去崇城报信，告诉崇侯虎：

切记，山雨欲来，四伯侯不可入朝歌！

安排妥帖，崇应彪眼下还有另一件事要办：斩狐。

斩狐刻不容缓，姜王后之死与苏妲己脱不开干系，殷郊曾为报母仇，落得被推上刑场的境地。现下龙德殿一事的隐患暂且消除，如果能快刀斩乱麻，一举除掉狐妖，岂不是能留住很多人的性命？

殷郊告诉崇应彪，中宫近来有宫人失踪，尸首被发现时已经残缺不全，全凭衣物和被撕扯模糊的脸皮堪堪辨认，其余部分被野兽吞食。他还亲眼所见有狐在王宫出没。

连续数日，崇应彪在狐狸常出没的路径上埋伏监视，终于被他等到。

此夜月朗星稀，一道惨白的影子落在梁上，四蹄轻盈浮空而行，一路朝摘星阁去了，身后抛下阵阵人血的腥臭和兽身的骚味。崇应彪紧握鬼侯剑，直奔摘星阁。

说来也邪，摘星阁虽然是人造的死物，它不动，却冥冥中召唤着每一个将坠落的亡魂，奔它而去。

中宫，殷郊与姜王后同坐。

鸡汤和药汤摆在桌上，掀起盖子，药膳的苦香一下子就散开了。这鸡汤炖得下功夫，取参片、红枣十枚，黄酒入汤，最后把整只去内脏的鸡放进锅一同炖煮，待到肉质软烂，最后放进香料。且用的是骨、肉、羽皆黑的鸡，做药膳最佳。

至于那药汤成色黑青，药渣子难免撒不干净，闻之酸辛刺鼻，放在鸡汤旁边，简直惨不忍睹。

姜氏最近总是抱病在床，不知是受天气还是什么的影响，胸闷头痛无解，整日总有一块石压在心头似的喘不过气。

殷郊吩咐人做了疏滞解郁的药来，汤是他亲手炖的。

他听说东海有座岛，岛上四季花常开，尤其是桃花开得最妍，堪称仙境。岛上有仙人居住，仙人有奇方，炼制的丹药可使人补气固元，延年益寿，还可以医治百病。古往今来无数人想要去海上寻岛，求取长生之道，但都无功而返。殷郊想，今后可以造一艘船，载着

他去东海，在日升日落的海的尽头，去找这座岛，把药带回来给母亲。

殷郊替母亲盛完汤，想起什么来，放下东西转身先走了。

“母后先尝，我去把父王请来，让我们一家人团聚。”

崇应彪见到苏妲己，并未拔剑。苏妲己也并未出手，她在床榻上像个真正的狐狸那样，两腿蹲坐，双手支撑在胸前，歪头看崇应彪。

苏妲己呢喃自语：“不常见的脸。”

崇应彪发问：“是你杀的殷启吗？”

苏妲己似乎还想了一下殷启是谁，乌黑的眼珠在青白眼眶里打了个转。

“是。我杀殷启，殷启杀父，姬发又杀殷启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”

苏妲己跳下来，绕着崇应彪踱步：“谁去杀姬发，你想杀姬发吗？你是谁？”

“质子旅崇应彪，我是来杀你的。”

苏妲己忽然笑起来：“是你呀。从冀州回来的路上，谁在枕边喊你崇将军，崇将军——”

摘星阁内顿时妖风大作，苏妲己跃到房梁上，一张美艳的女人的脸悬在半空，刚喝过血的嘴唇妖冶艳淫，张嘴却发出和殷郊一模一样的声音。苏妲己模仿着殷郊声声喊起来：

崇将军，崇应彪，哥哥。

你抱着我吧。你真下流啊。

你心里是不是有另一个殷郊，他和我有什么不一样？

崇应彪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，我是不是很早就认识过你。

.....

苏妲己还在娇笑，时而人形，时而变狐，时而人身狐面，或狐身人首。

幻相在崇应彪周遭闪烁，殷郊的声音也无处不在。

崇应彪的鬼侯剑架起破竹之势，朝苏妲己面门劈去。

苏妲己巍然不动，鬼侯剑逼近她眉心只剩一寸时，九条灵尾在她身后铺开，苏妲己整个人在崇应彪眼前变成一股涡流，他的剑不能向前半寸，他的目光不能偏移半分。

苏妲己的一双横波媚眼与他相视，把他拽进旋涡，周身不再是摘星阁，而是回到冀州的雪地，耳边寒风呼啸。

姬发，他，姜文焕，鄂顺.....他们围住苏护的女儿，剑刃朝着她。

姬发说：“杀女人，我下不去手。”

殷寿的马蹄声从背后传来，越来越近。苏妲己用发簪挽起头发，回头望着崇应彪，那眼神像在挑衅。

她幽幽地说：“啊，原来你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再死一次吧。”

崇应彪推开姬发，吼道：“让开，我来杀！”

鬼侯宝剑精光足可射日，剑气浩荡凌驾九霄。几年来，崇应彪用它去履行自己对姜王后的承诺：护我身边人周全，诚心可鉴，不改不移。

他的剑朝着苏妲己的喉咙横切过去，鲜血喷得他满面都是，滚烫的血溅进他的眼睛，泥泞一样挂在他脸上、身上，落红纷纷在他皮肤上洇开。

崇应彪被染成红色。

耳边呼啸的风雪停了。

摘星阁宫人的尖叫、殷寿的怒斥响起来。

苏妲己嘲讽的面容渐渐褪去，崇应彪抹去眼前的血，看到熟悉的白色身影倒在殷寿怀里，喉咙被鬼侯剑割断。

摘星阁那么高，那么冷，他的血很快就要流干了。

殷郊。

你为何要再踏入这险象环生的地方？明明我已鬼侯剑在手，明明我做了这么多。

为什么结果还是一样？

始作俑者作惊恐状，可怜地缩在殷寿身边。可她的声音还盘踞在崇应彪脑海里：

你再死一次吧，换一种方式。

王家侍卫将崇应彪围住，那里面有几双眼睛，崩溃的眼睛，惊恐的眼睛，厌恶的眼睛……不知是谁的，黑漆漆的看不清面孔。

殷寿探过殷郊鼻息，便让侍卫将崇应彪扣下。

“崇应彪夜闯摘星阁，杀害太子，对女眷欲行不轨。押送圜土，戮珠刑处置，吊死城门，抛尸荒野喂食豺狼。”

戮珠刑是极刑的一种。头天，先挖去双眼，使其目不能视；过几天，再割去舌头，使其口不能言；最后一天，以受刑者的双目塞耳，浇灌蜡油，封其听觉。

姜王后匆匆赶到，看到崇应彪和鬼侯剑，再看殷郊，失了魂魄，昏死过去。

风招招，夜迢迢。摘星阁惊变，有人饮血，有人浴血，有人泣血。今夜没有人的心能够妄图得到安宁。为利，为欲，为义，为情，皆在尘网，无可逃脱。

園土的第一个夜晚，听说宫中燃起大火，是姜王后自焚明志，敌在宫闱，求殷寿查明真凶还人清白。熊熊烈日照得朝歌明如白昼，中宫宝殿顷刻化作颓垣败壁。

然而崇应彪什么也看不见，眼中空空。

第四个夜晚，听说四伯侯奔赴朝歌，南伯侯鄂崇禹在女娲庙直言殷寿德不配位；西伯侯姬昌观卦象，告知殷寿，杀害太子另有他者，大王不可自欺欺人。姜后自焚，东伯侯姜桓楚与北伯侯崇侯虎，二人直谏犯上，与殷寿不共戴天。

崇应彪的心彻底冷掉，他不能言语，拉着旁的人，在他手上写字。

“四伯侯如何了？”

那人告诉他，死了三人。本来是去龙德殿面见大王，谁也不知道殿内起什么变故，总之无活人再走出来了。大王诛锄异己，杀三位罪臣，那姬昌先是被投狱，后来被放走，衣衫褴褛，面上烙“囚”字，狼狈至极。

第五个夜晚，崇应彪梦到被他连珠箭射穿的靶心，梦到东宫的桂树，梦到校场翻飞的金银旗，梦到军帐里的柔情蜜意。

还有姜王后抱着他的头，擦净眼窝流出来的黑血，冰凉的手碰着伤口，凉丝丝的缓解痛楚。她与他的手交握，留下一把软和的物件，转身便形容俱散。

崇应彪不能看不能言，只留下微弱的听觉，天地混沌一片。他慢慢地分不清白天黑夜和梦境虚实，唯有紧握着手里的五珠琴穗，不敢松开。

他身上的每处都熬成冷的、苦的，附着不可知的剧痛，像有一万只毒虫在啃咬皮肉和骨头，干渴的喉咙里发出低哑呻吟，像午夜的厉魂。

面容一夕之间苍老许多，鼻翼两侧多出两道隐约的沟壑。蓬头垢面，嘴唇干裂苍白，被击打的乌黑淤血久久未消退。

昔日把殷郊拥入怀的火热躯体，现在只剩雪泥余烬，风中残烛。

彷徨中似有兵戈相向声，往日死气沉沉的園土炸开一道霹雳。崇应彪正努力辨认声音的方向，手脚的镣铐忽然被利器砍断，带着一道凌厉的风。

有人劫狱，有人劫狱——

快去禀告大王！

姬发，劫狱罪同谋反！你自己送死可以，别连累质子营的乡人同袍！

姬发将黄钺斧横在身前，对殷寿亲兵说道：

“我的战友手足都死在殷寿手下，轮得到你在这里虚情假意？你大可张开眼看看，我营八百兄弟，今夜谁不来救他。”

“姬发，别和他废话，先带人走！”

姬发搀扶起崇应彪。

“借你鬼侯剑一用。你兄长在外面接应，速回崇城。”

崇应彪扯住姬发手臂，虽不能讲话，姬发却能猜到他的顾虑。

“我知道不是你，你不会这么对他。”

两人不再踌躇，姬发将崇应彪送至城门，崇应奎在城外接头，一骑绝尘，抛却朝歌朝北地而去。

途中有殷商追兵，崇应奎马背上挽弓，三发箭，箭箭直取敌人首级。

“怎么样，弟弟，你兄长的弓术可有长进啊！现在不比你差吧。”

崇应彪拍了拍兄长的臂膀，喉咙里沙沙作响。

崇应奎用袖子擦了把泪。

他们的马向前飞驰，东西各有一支质子营的精锐骑兵，从侧方与崇应奎汇合，形成无懈可击的左右两翼，护送崇应彪北上。

故里的莽原在等着你，数百里苍翠的松柏林会替母亲迎接她的儿女，替英魂迎接他的爱人。健硕的男儿，甜美的姑娘，站在坡上把歌谣唱来听：

“七月七我登山冈，玉黍连天黄又黄，公使云郎别家乡，一步三留回首望。九月九我淌河沟，雁来红花作簪头，王使云郎拜金殿，少年声光齐公侯。二月二我赴仙洲，鸿钧座前万千求，献我魂魄化天星，照郎前路不思愁。”

#### 第四章 琴心剑胆

他伏在殷郊身上，像一头悲伤的老虎。

他说，你相不相信人死后有重来的机会？我第一次见你，不是，不是在校场。那要更早，

二十八年前吧，你当然不知道啊。我看着主帅领着一位小公子来营中，公子说，父亲的质子营真大啊，这都是将来跟您上阵杀敌的哥哥们吗。

那可不就是你。我和姬发他们都放下手里的事，朝你看。鄂顺还偷偷和我打赌，赌王孙多久受不了习武的苦，哭哭啼啼跑回东宫去。

后来是我输，我替鄂顺上山猎了七天的鹿，带回来给兄弟们烹肉吃。

营后有座山头，那些鹿啊猪啊可精了，白天藏在林子深处，夜里和天将明时才出来找东西吃。我就天天趁着太阳出来前，去山里猎鹿。这才发现你一直偷偷跑到后山练武，夜里不睡，白天也不困吗。

有一回，天东边放亮，你怕被其他人发现，骑马赶着太阳跑，我就在后面赶着你跑，太阳红得像一团火啊，你的影子就被包裹在那团圆圆的火里，一会儿吐出来，一会儿吞进去，一会儿再吐出来……

我本是不擅长使剑和弓的，在这上面吃过亏。第一次校场比武，我与姬发打。心高气傲，我想，你以神弓见长，我偏偏用弓跟你比。结果输得很惨，从那天起鬼侯剑也和我无关。

后来我再不敢意气用事，在崇城十四年，苦练百兵。

没人愿意教我，我就自己读兵谱，自己琢磨。没人陪我练，我就去瀑布下和水练剑气剑意，练腕劲。站在山崖边和鹰比眼力和准头。终于在见你那天，赢了姬发，拿到鬼侯剑。

以前我对事事都没把握，觉得事事都不圆满，朝歌八年如履薄冰。

这辈子我以为能够圆满，能够弥补我的遗憾，可是天公无情待我，如果还是同样的结局，为什么要让我再走一遭人间苦路？

我如今竟和废人没有区别。再看不到我家乡的草木，听不到牧童唱歌。

我让兄长把我带到山坡上，他说，此时太阳升起来了，你感受得到吗？

我只能想象面前有一轮红日，磅礴的，热烈的，也要将我吞进去了。

你再多留些时候吧，不要让我的好梦太短。

“崇应彪，你将眼睛睁开吧。”

“我做不到。”

“睁开吧，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”

崇应彪便尝试着寻找自己的视线，他的眼眶里是空的，却能看清东西。这里不是崇城，不是他那个门窗紧闭的睡房。

五彩烟霞在千峰头涌动，面前白袍、白须、白发的道人问他：“崇应彪，你身上是不是有五珠琴穗？”

“是有此物。”

“拿出来看看。”

殷郊死后，姜后托梦于他，那之后崇应彪就将琴穗贴身收着。此时拿出来，五颗玉珠子却霎时间化作粉齏。崇应彪大惊。

白袍老道说：“它已经不是凡物，此法器还你眼、耳、口三官和看、听两感。我那徒儿惦记你性命，特地向我求来赐福降在你的五珠琴穗上。”

崇应彪伸手摸去，眼珠果然完好如初。他正要拜谢，双手离开双眼，身边还是睡房的陈设。窗外落只鸟雀，扑腾翅膀、以喙啄地的声音尽收耳中。

由远及近有人边跑边喊，扑通一声跪在睡房门外，扯着嘹亮的嗓子，怕崇应彪听不见，于是一遍比一遍高亢。

他喊着喊着，几乎是喜极而泣：

“君上，西岐反了！君上，西岐反了——”

崇应彪与父亲的三条契约，崇侯虎生前仅恪守一条。

一改作风，亲率农耕，断狱廉正，顺民兴业。人心所向是大业根基，百姓对殷寿积怨已久，天翻地覆终有时。

如今西岐率先揭竿而起，北崇应当遥相呼应。

西北大地眼下已经是龙腾虎踞，将这股南下的波涛翻涌得更劲急些。

天下熙攘，大浪淘沙，尽管那一阵东风吹过便是有去无回，但已经埋入黄土的血和灰上就会长出新的意志，如同春草绵延未绝。

可见这朝夕的聚散离合和爱恨情仇并不会就此停下，只是世世代代都会如此罢了。

七十年后，三霄娘娘庙。

——云霄、琼霄、碧霄三位娘娘原本在东海三仙岛修炼，不问世事。为报师兄赵公明的仇，设下黄河阵，害苦武王大军和阐教众仙。幸得崇公相助，将三位娘娘击溃，送往封神台。

——崇公如何能与碧游宫三仙抗衡？

——你有所不知。崇公历经剥三官、拔两感的劫难，本来不久于人世。殷商太子请师尊，也是十二金仙之首，太上老君化身的仙人广成子，为崇公消除此劫。黄河阵中，太子法相拔山举鼎，太子真身于九霄云上弹奏破阵曲，北崇军势不可挡，竟能仙凡相斗。所用的九凤吞霞琴，现在还摆在崇公祠堂上呢。

——殷商太子还在人间吗？

——武王登基后，赐崇公封地，是三位公爵中唯一的外姓。殷商太子不死不灭，在北地与

崇公施行教化，安乡重家富民。直到崇公身死，他才回归众仙。

——那崇公死后，究竟有没有升仙得道？

——这还要说回三霄娘娘。几十年前，就在这座庙里，你我二人的脚底下，北伯侯梦中得三霄指点……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